

訪問陳繼炎師叔

柯小錚
蔡雪華

① 你為何喜歡玩羽毛球？

我喜歡玩羽毛球是因為它是一種斯文的運動，沒有身體的碰撞，很少機會受傷。它除了可以強身健體之外，更可使人的動作靈活，反應敏捷，它又可培養我們敏銳的觀察力和果斷機智的頭腦，在玩羽毛球的時候，令人感覺到無窮的樂趣。

② 除了羽毛球外，你有沒有其他興趣呢？

除了玩羽毛球，靜的方面，我喜歡閱讀文藝小說、詩、詞、聽音樂；動的方面，我喜歡游泳、旅行、放風箏、電單車、踏單車（我年青時曾經是南華會單車隊隊員，曾從香港中區花園道踏單車——有十個波的賽車，直上太平山頂）。

③ 你何時開始玩羽毛球？誰教你打羽毛球的技術？

是從中二（1950）那年開始玩的，那時羽毛球在香港還未流行，由梁世華校長和容宜燕老師教我們幾個中二同學。起初我們的技術都很幼稚，到一九五一和五二年，馬來亞湯姆斯盃世界冠軍隊選手黃炳順（世界羽毛球王）、黃德福、曾官良、比魯士、陳仁勇、林泉玉、王保林等來港獻技，幾位羽毛球隊隊員和我趁此良機虛心學習他們各人那超卓神妙的球技，從這時起我的羽球技術才有長足的進步。

④ 你在母校就讀時有無參加校際羽球賽和得過獎項？

我在讀高中一時（52年，即現制中四）有參加校際乙組賽事，因各隊員技術還未成熟，未能晉入決賽，高中二（53年）又因主將仇榮林校友傷手，不入決賽。但該年仇榮林獲得學界男子乙組單打冠軍，他又與周寶亮校友合作獲得學界男子乙組雙打亞軍（這是金文泰羽毛球歷史上第一次在全港公開學界賽中取得的個人賽獎項）。到了高中三（54年，即現制中六）畢業會考那年，我仍在乙組，又因人材不平均致未能入決賽，反而仇榮林和梁建民（他是前梁世華校長的第三公子，現為本港著名馬評家筆名「第一」），汪國威、楊洪嘯四人所組成的甲組隊能晉入四強決賽，先後擊敗了皇仁和喇沙，在和拔萃爭奪冠軍時，以三分之微見負，屈居亞軍。（這是金文泰羽毛球歷史上第一次在全港公開學界賽中取得的隊際（校際）獎項。）古語有云：「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就因這次以三分之微失去冠軍，令該役親自領隊督師為母校羽球隊員打氣的梁世華校長大大的感到不服氣，因在最後的三分決勝分中，有二分是對方的司線員明顯地偏幫自己學校而故意判我方的球出界，致使我校落敗，失去原可到手的冠軍。賽後梁校長本着崇高的體育精神，沒有向學界體協提出上訴（雖然該二分雙方曾作爭論），只說明年一定要取得冠軍，為此他老人家才邀請仇榮林校友和我回校教羽

毛球。試想若是當年我校男子甲組羽毛球隊得到的是冠軍而不是亞軍，梁校長就不會邀仇師父和我回校任教羽球了，自然也不會有雄霸香港卅九年的金文泰女子羽毛球隊了，這豈不是冥冥中自有定數嗎？

⑤ 你何時開始在金文泰教羽毛球？

是從一九五四年七月中暑期開始。那年母校男子甲組羽毛球校隊隊員全部畢業離校，梁世華校長唯恐母校羽毛球運動後繼無人，特囑仇榮林校友回校組織羽毛球會，並和我一同負責主持羽毛球訓練班，而母校女子羽毛球隊就在那時開始成立。（那時同學們因為仇榮林校友比我年紀大半年，所以稱他為師父，而我就叫師叔）。

⑥ 是什麼原因使你願意為母校義務教羽毛球？而且一直教了四十一年呢？

這要從我的耳朵說起，自從我三歲時因為發高燒時燒壞了聽覺神經，以致嚴重失聰，所能聽到的只有敲鑼打鼓燒炮竹和家人大聲在耳邊說話的聲音，幸而沒有變成啞吧。小學時就憑同學們集體朗誦課文的聲音來認字，自己也自動養成留心觀察老師嘴唇的動作來推測他說些什麼的習慣——即是所謂「讀唇」，放學回家兄姊又為我補習（大聲在耳邊教我），這樣我幸而能夠完成小一至小六的課程。經過了小學會考，我被派到金文泰中學讀中一（那時是一九四八年，母校前身名叫「官立漢文高級中學」，校址是在中區半山的堅尼地道）。當時面對着那十幾本厚厚的和比小學課程艱深得多的書本，家人和我自己都擔心我不能應付。這時我已經有了一個助聽器，這個簡陋的助聽器可以把聲音放大一倍傳進我的耳朵。在開學那天，我誠惶誠恐，憂心忡忡地坐在課室

的一角發愁，可是後來我發覺自己的擔心和憂慮是多餘的。當班主任老師發現我托着我的「大耳朵」來聽時，他問明了原因，就立刻把我從側旁第三行調到正中第一行的座位，並說這樣我可以聽得清楚些，而他自己授課時總是常常坐或站在我的前面，使我聽得更清楚。後來我更發覺教授其他科目的老師在授課時，也是常常故意遷就我，不約而同的站或坐在我的面前。這樣自初中至高中這漫長的六年中，我一直都受到母校各位良師的特別關懷和愛護，我自己也更為發憤用功，加上熱心的同學們常常慷慨地把各科的筆記借給我抄，解決了我在上課時管得聽管不了抄寫的難題，我終於能夠順利完成六年中學的課程，得到中學會考合格的文憑。在這次會考中，梁世華校長特別為我向教育署申請免考英文默書一科，使我的英文科順利地得到合格。就憑這張會考文憑，我順利的考入了郵政局做公務員，直到今天退休。以我這樣一個嚴重失聰的人，能夠學有所成，服務社會，衣食無憂，居有其屋，這都要感謝梁校長和列位老師的有教無類，循循善誘，春風化雨和關懷愛護，以及同學們的熱心幫助。金文泰對我可說是恩重如山，情深似海，使我終此一生，也報答不完，這就是我為什麼畢業至今義務為母校擔任羽毛球教練的原因了。說是回饋，我是不敢當，這只是作為報答母校的恩惠於萬一罷了。

⑦ 你在擔任母校義務羽毛球教練時，可遇到什麼困難？

其中遇到不少困難：

（一）是時間的問題——學校的放學時間，夏季是下午三時，冬季是三時半，我在郵政局的工作時間是上下午輪班，早班返七放三，下午班返十二放八，每週輪班一次。當我返上午班

時，放工回校任教是沒有問題，因從中區郵政總局上堅尼地道只需十五分鐘。在返下午班的時候，就要央求同事調換兩天——星期三和星期六，（當然請飲茶或看電影是免不了）。這樣經過兩年，歷任校長才替我寫信給郵政司請求特別安排，讓我長期返上午班。幸運地得到批准，從此可以不用央求同事調更，也省下不少請飲茶和看電影的錢。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母校遷到北角炮台山道的新校舍，三時下班的我就趕不上學校的放學時間，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我只有不顧家人的反對，買了輛電車代步。為了當這個義務教練，竟然連命也不要了！幸而上天見憐，卅年來我駕電車只遇過一次不大不小的意外。

（二）是羽毛球供應的問題——顧名思義，羽毛球造的東西，當然不會耐用，它不像籃球、足球、排球的可以用上半年，它可能玩了十五至二十分鐘，就甩毛斷頭了。可是一筒（一打）羽毛球的價錢，竟是籃、足、排球的三分一至二分一，十幾廿人來玩，一筒羽毛球，半天就報銷了！所以我常常要自己掏腰包買羽毛球，為同學們「彈盡糧絕」時作補充。而有時我會花個把鐘頭把平日檢拾得來的不甚破損的羽毛球，用剪刀或膠紙加以修補，使它們可以再有一次。

（三）是球拍斷線的問題——羽毛球比賽時多數是依靠殺球來取分的，但是殺球多了，球拍線就容易斷；一枝羽球拍每月總會有一兩次斷線，在十年八年前斷了線的球拍可以送去修補，每條斷線要給三至五元。可是最近幾年，由於人工昂貴，斷了線就沒得修補，而要整枝球拍換過新線。換上新線往往要六十至九十餘元，這是不化算，而且也不是多數同學負擔得起。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我於是拜師學藝，學習修補球拍斷線的技術，學成後義務替全校的同學和老師修補。

（四）是飲水的問題——自從母校遷到炮台山道新址，因為位於半山，附近既沒有店舖（華潤超級市場是86年才在校旁開業），羽毛球球隊員或是訓練班的同學，要帶備一小瓶水回校飲用（母校的飲水噴泉是83年才裝設），可是這一小瓶水實在不足夠，我於是掏腰包買了一個水煲，一有空就燒水，倒在大水瓶裡，待水涼了才給練球的同學飲用，同時也供給紙杯。

（五）是加班賺錢的問題——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商業繁盛，人口增加，郵務繁忙，郵政局人手嚴重不足，於是郵務員每天要加班四至六小時，薪酬是雙倍計的。那時我逢星期二、五（因那時母校已更改上課時間，星期六不用上課，星期三由半日改為全日上課，於是我由星期三、六改為星期二、五回校）都不加班，寧可放棄優厚的薪酬回校當義務教練，很多郵政局的同事都笑我傻，有錢不去賺。到了八十年代，我更每週回母校三天（即每逢一、三、五回校。增加一天的原因是因為這時愛好玩羽毛球的男同學漸多），於是收入大大減少了。

（六）是加官進爵的問題——七十年代末期，身為二級文員的我是有機會晉升為一級文員以至主任職級的。升了級之後，薪酬自是水漲船高，他日年老退休也可得過百萬的退休金。可是我考慮到升了職，就要朝九晚五，再也不能當這義務的羽毛球教練，所以我放棄了這升級的機會。我常常想：自己的薪酬雖然不算高，卻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布衣可暖，菜根亦香」，自己從來就仰慕晉朝陶淵明的高風亮節，與世無爭的情操，何況我在金文泰任教已廿餘年，母校女子羽毛球隊蟬聯香港區校際總冠軍亦有廿餘載，那種成就感和滿足感又豈是億萬金錢所能買得到的！後來我一連五次婉拒了升級的機會，直至前年六十歲退休，我依然是個二級文員，雖然我也知悉有些比我遲兩三年畢業和遲

進入郵政局工作的校友，都已升為主任級，他們退休時都拿到百餘萬的退休金，而我自己只有幾十萬，可是我毫不後悔。

⑧ 你有什麼秘訣訓練羽毛球隊，使他（她）們成為長勝軍呢？

沒有什麼秘訣可言，我自己的羽毛球技術並不算好，也沒有香港羽毛球總會發的教練證書，我所做的就是一個「勤」字：別人每週練一兩次，我們每週練兩三次；別人每次練二小時，我們每次練兩個半小時至三小時；別人在每年的長假期例如復活節、聖誕新年，以及暑假多數都停止練球，但我們照常練習。（說起來也許沒有人相信，我自從一九五四年起到現在一九九五年這四十一年中，我從未離開香港去外地旅遊，包括有十餘次是由身為西醫的家兄出資請我跟他一家人去外國或大陸旅遊，但因為一去最少要兩三個星期，甚至個把月，雖然是在假期中，但我不想羽毛球隊員，因我一個人的享受而減慢了進度，所以我婉拒了家兄的好意。）假如真的要找出我的教授法和別人有什麼不同，就在於別人是集體教授，而我是喜歡個別教授吧。同時我又鼓勵隊員多去參觀高水準的賽事，例如亞洲羽毛球邀請賽，或世界冠軍賽如溫姆斯盃或優霸盃等，藉此觀摩學習，技術才會進步。

⑨ 一直以來金文泰中學的羽毛球隊都是女孩子的成績較優，你是否同意這個說法？

我也承認這個事實，這是因為女孩子喜歡羽毛球的玩法比較斯文，不致因碰撞而受傷。男孩子多數喜歡玩籃球、足球、排球，玩羽毛球的比較少；而且到了中四、中五或中六時，身為羽毛球校隊的男同學會因家長或功課上的壓力而放棄玩羽毛球，反之女同學很少受到這種壓力。

⑩ 我校的女子羽毛球隊，有沒有值得紀念的獎項呢？

有的，我校女子羽毛球隊由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四年，連續蟬聯全港（包括九龍區）公開（不分組）校際羽毛球女子隊冠軍共二十年，此一冠軍銀盃，由我校永久保有。

⑪ 在金文泰的羽毛球歷史上，有那幾個同學的成就較為突出？

在六十年代有黃壁霞、梁壁聯、朱麗雲和潘小敏，她們都取得學界個人賽三料（單打、雙打、混合雙打）冠軍，及後進軍全港公開乙組（中級）及甲組（高級）賽事，都取得滿意的成績（冠軍或亞軍）。黃碧霞與潘小敏合作的雙打組，曾於一九七七年全港公開甲組個人賽中擊敗本港羽毛球高手陳念慈、李錦華組，取得雙打冠軍，她們四人都多次代表香港參加國際賽事。

七十年代有謝鏡珍、謝麗珍和盧惠芬（她是母校資深工友成叔的千金）。她們都獲得學界、青年分齡及公開乙組（中級組）多項冠軍及亞軍。盧惠芬更於七九年榮獲全港公開甲組（高級組）女子單打冠軍（此為香港羽毛球公開賽之個人單項最高榮譽；除梁壁聯外，彼為我校同學取得此項冠軍之第一人）。上述三人都曾代表香港參加國際賽事。

八十年代有陳雅莉、湯麗澤、陳崇意及鄭燕慈，她們在學界羽毛球錦標賽、青少年羽毛球大賽、學界精英羽毛球賽及分齡公開賽中，分別各自取得冠、亞、季軍個人錦標三十餘甚至四十餘項，陳崇意獲取錄為香港青年軍，進入銀禧中心受訓後進入香港隊代表本港參加國際賽事，鄭燕慈連年在全港公開甲組羽毛球賽中取得多項三甲的成績，後更接受銀禧羽毛球獎學金，成為香港隊隊員，代表本港遠赴北京、日本、印尼、泰國、澳洲等地參賽。

八十至九十年代有賴國梅，她自中一就加入青年軍，到銀禧體育中心受訓，中三更成為銀禧羽毛球獎學金運動員，加入香港隊代長香港參加國際賽事。

其中成就最卓越的首推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梁碧聯，彼於六四及六五年連續獲得全港公開學界個人賽女子單打、雙打冠軍及亞軍，六六年更獲學界個人三料冠軍最高榮譽，七一至七五年皆被選為香港代表參加國際賽事；七五年又獲全港公開甲組個人賽三料冠軍，此項三料冠軍為本港羽毛球壇之最高榮譽。自本港有羽毛球歷史以來，陳念慈為得此殊榮之第二人，而梁碧聯是第三位。一九八二年梁碧聯獲香港銀禧體育中心聘為羽毛球總教練，成為銀禧中心首位華人女性教練，為母校爭光不少！

⑫ 你對本校羽毛球隊有何贈言？有什麼人生觀或座右銘與我們分享？

羽毛球是一種最佳的課餘康樂活動，願你們繼續玩羽毛球，因可強身健體，聯絡感情，你們應該抱着互相切磋的態度去參加比賽，勝而不驕，敗亦不餒，這樣技術才會進步。願母校的羽毛球隊健兒，不要為目前的成就而自滿，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為發揚母校卅餘年之優良傳統而努力。

至於我的人生觀，我以為我們既然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就有責任把它造得更美好，我們應不斷的學習和充實自己、磨煉自己，然後才能服務人群、造福社會。我讀書時讀過一首詩，讓我寫出來和大家分享：

人生為何，惟忍與耐，如砧與椎，撞擊砥礪。
譬如撫琴，先調其音，惟經扭迫，諸絃乃諧。
未試之絃，不成音樂，人生亦然，須經雕琢，

乃能超卓。真正人生，不求有取，當盡爾心，勿吝施與。

我自己時常記得的格言是：（一）天下無難事，人心自不堅；（二）知足者常樂；（三）愛人如己。

⑬ 對金文泰中學整體上有何感想？

我覺得母校的老師都有着春風化雨，百年樹人的崇高理想，他們工作勤懇，循循善誘，對同學都很關心和愛護，對學校有歸屬感。很多老師在母校教了十幾廿年，雖然近幾年有老師因退休和移民離校，新的老師陸續調來，同學們是有些習慣，但相信過了一段時間就會適應。至於同學方面，他們都有着金文泰傳統的尊師重道、純樸勤學、潔身自愛的良好品性、學習風氣相當濃厚，近幾年成立的學生會辦得有聲有色。九七回歸漸近，希望母校同學為振興中文在香港社會上的地位而努力！

⑭ 你會否一直留在金文泰擔任義務羽毛球教練？

雖然我的太太早已在四年前移民美國，我的兒子去年在加拿大讀完大學也入了籍，我的女兒在澳洲今年剛讀完大學正在申請入籍；但是我不會離開香港移民外國的（除非有什麼重大的變故迫我非離開香港不可）。因為我是黃帝的子孫，我是龍的傳人，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我在香港出生，我在香港長大，香港是我的第二故鄉，我愛香港；我也愛金文泰，因為她給了我新的生命，她對我恩重如山！我要報答她，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會一直留在金文泰！